

## 第五章 結論

### 第一節 漢日語否定詞的對應機制

日語的否定詞只有一個「ない」，然而漢語的否定詞卻分用為「不」和「沒」兩個，因此日籍學生在遇到漢語否定句時，容易出現徬徨不知所措的情形。然而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整理出一套選用漢語否定詞「不」和「沒」的機制。

名詞的情形比較單純。若表存在或擁有，由於存在或擁有都不是恆常的概念，今天存在，明天不一定還在；今天擁有，明天也許就失去了，在詞義上具有離散量，因此使用否定詞「沒」。而名詞的屬性屬恆常概念，他是我爸爸，就永遠都是我爸爸；我今天是老師，即使明天退休了，但我曾經是老師的這項屬性仍恆久為真，永遠不會改變，在詞義上具有連續量，因此使用否定詞「不」。

形容詞的情況也不算複雜。一般來說，形容詞表事物的屬性，玫瑰花是紅的，就永遠都是紅的；臭豆腐好吃，就永遠都香酥美味，在詞義上具有連續量，因此使用否定詞「不」。但若欲陳述的事物為屬性的變化，強調變化的過程或關鍵點，由於變化一定會有一個開始點與結束點，是時間軸上的一個片斷，如，我胖了，「胖」這個狀態變化，會有一個開始變化點與結束變化點，在詞義上具有離散量，因此必須用否定詞「沒」。另外，在否定比較句中，由於句中的比較參照點有固定的質量，在詞義上具有離散量，因此仍須使用否定詞「沒」。

動詞的情況就比較複雜了，我們可以從離散量或連續量的角度來加以判斷，以決定否定詞的選用。

意志表示從時間參照點起動作意念的持續，在時間軸上沒有結束點，如，我不去，「不去」是一種持續延伸的意志，具有連續量。習慣或事實的陳述也同樣具有常態性，在時間軸上沒有明確的起迄點，如，我不喝咖啡，「不喝」是一種常態的描述，亦具有連續量。能願動詞及可能補語表達的都是一種可能性，在時間軸上同樣沒有明確的起迄點，如，我不能去，「不能」

也是一種常態的描述，因此同樣具有連續量。分類動詞及狀態使動動詞所表達的是主述關係或標示指稱範圍，在時間軸上也都沒有明確的起迄點，如，我不姓王，「不姓」屬分類上的常態描述，同樣亦具有連續量。狀態句賓動詞表達的是心理感受的連續面，在時間軸上沒有明確的結束點，如，我不知道他是誰，「不知道」是一種心理狀態的常態描述，亦具有連續量。焦點否定句否定的是句中焦點，如我不是從美國來的，句中焦點「從美國來」是一項既成事實，事實亦具有連續量。

上述句式中，或有時間參照點，然而由於在時間軸上沒有明確的結束點，因此無論其時間參照點位於過去現在或未來都一樣，在詞義上具有連續量，因此都必須使用否定詞「不」。

過去發生的事件或經驗陳述，從時間軸上來看，都具有明確的起迄點，如，我沒去過日本，「去日本」這件事有一個開始點，也有一個結束點，具有離散量。已經完了的事件，在時間軸上會有一個完成點，無論這個完成點位於過去現在或未來，都能抓出一個明確的時段，如，我沒看電影，「看電影」這個動作有一個開始點，也有一個結束點，因此同樣具有離散量。動補結構強調的是動作的結果，如，我沒吃飽，「吃飽」是一次事件的呈現，並非常態，亦具有離散量。

上述句式，由於在詞義上都具有離散量，因此都必須使用否定詞「沒」。

有一點值得特別一提的是，由於日語中會出現因為敘述視點改變，而將夕形轉變為ル形的特殊用法，容易造成漢語否定詞選用上的誤判。此時只要根據語義，還原它原來在時間軸上的狀態，就能做出正確的選擇<sup>49</sup>。

綜合以上所有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日語的時態雖然可以做為漢語否定詞選用時的一個不錯的參考，然而真正的關鍵，還是在於陳述事件在時間軸上的離散量或連續量。也就是說，在決定漢語否定詞的選用時，與其從時間的角度來看，不如從語義的角度來決定。語義決定了語法(李瑛，1992)。

<sup>49</sup> 相關說明及例句，請參見本文第四章第二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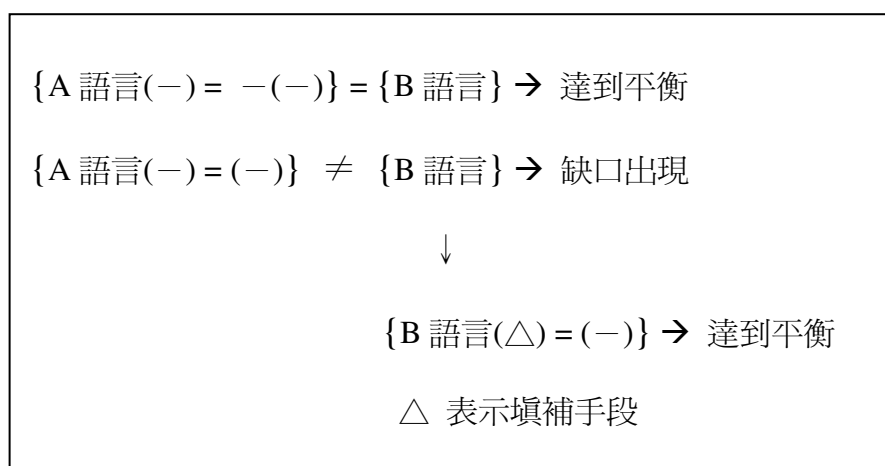
由於漢語不具完整的時態系統，卻將關注的焦點放在事物的恆常與否之上。這種文化思惟的模式，也許跟中國人自古以來便執著於追求永恆的意念有關。

## 第二節 否定義缺口填補

當漢語和日語在否定詞的使用上無法對應時，可能的情況有兩種。一是 A 語言雖出現了否定詞，但卻不具否定義，因此 B 語言自然無須使用否定詞。

但當 A 語言出現了否定詞，且確實具有否定義時，B 語言卻未使用否定詞，那麼就邏輯上來看，兩者之間必當存在著反義關係。除非 B 語言使用了某些其他的手段，來達到語義間的平衡。而這種語義平衡的過程，筆者稱之為「否定義缺口填補」。

也就是說，當 A 語言出現了具否定義之否定詞，而 B 語言卻未相對使用否定詞時，便出現了一個語義上的缺口。為了填補這個缺口，B 語言必須運用一些手段，才能達到語義平衡。但若 A 語言之否定詞不具否定義，則缺口並未出現，因此 B 語言也不必做任何填補缺口的動作，語義上自然就能達到平衡。請看圖五-1。



圖五-1 否定義缺口填補圖

否定義缺口填補的運作機制可以分為詞彙、句法和語用三個層次。當 A 語言出現了否定詞，且確實具有否定義，但 B 語言卻未使用否定詞時，填補缺口最常用的手段是詞彙的手段。如，隱含否定義、反義詞、以詞彙包含否定義及其他否定詞等。

若 A 語言出現否定詞，但卻不具否定義，則缺口並未出現。此時 A 語言常因句法或語用的機制，讓否定詞失去了否定義。如，慣用句型、雙重否定、羨餘否定及反問句等。

### 第三節 對日漢語否定詞之教學建議

長久以來，漢語否定詞「不」和「沒」的分用，一直都和時間的觀念脫離不了關係。好像「不」都用在現在和將來，「沒」則用在過去和現在。然而已有多位學者(張孝忠，1984。白荃，2000。聶仁發，2001)指出這種劃分法之偏差。對多數學習漢語的外籍學生來說，該如何清楚地區分「不」和「沒」之間的使用方法，仍然不是一個簡單的任務。

日語中的時間觀念，主要分為「時(テンス)」與「態(アスペクト)」兩大主要範疇。然而漢語中並沒有明顯的「時」的系統，也沒有完整的「態」的體系。雖然一位日籍漢語學習者，可以就日語的時態來大致推測<sup>50</sup>漢語否定詞「不」和「沒」的選用，但卻仍會受到語義上不小的羈絆。

因此筆者的建議是，面對初學者，可以先就日語的時態來做基本的「不」「沒」分用。但隨著學習的進展，最終還是必須回歸到語義的層面，來做出正確的選擇。

筆者建議，對日籍學生漢語否定詞「不」和「沒」的教學，可分四個階段進行。請見表五-1。

<sup>50</sup> 一般來說，夕形傾向用「不」，而ル形和テイル形則傾向用「沒」。詳細分析請見本文第二章第四節與第四章第一節及第二節。

表五-1 日籍學生漢語否定詞的教學四階段

階段	教學內容	例句	正確度預測 <sup>51</sup>
第一階段 (前三個月 <sup>52</sup> )	◎以日語時態為選用區分 ◎否定名詞屬性→不 ◎否定形容詞屬性→不 ◎否定能願動詞→不 ◎否定分類動詞→不 ◎否定狀態句賓動詞→不 ◎否定存在/擁有→沒	◎我不是美國人 ◎包子不好吃 ◎我不能去 ◎我不姓王 ◎我不知道他是誰 ◎桌上沒有書/我沒有錢	不→90% 沒→85%
第二階段 (四~六個月)	◎否定可能補語→不 ◎否定焦點→不 ◎否定比較句→沒 ◎否定完了→沒 ◎否定經驗→沒 ◎否定動補結構→沒	◎看不見 ◎我不是從美國來的 ◎我沒有他那麼胖 ◎我沒吃早飯不能工作 ◎我沒結過婚 ◎沒看見	不→96% 沒→98%
第三階段 (六個月以後)	◎否定意志→不 ◎否定事實/習慣→不 ◎否定狀態使動動詞→不 ◎否定形容詞屬性變化→沒 ◎日語敘述視點的影響	◎他從此不去學校 ◎我以前不抽煙 ◎砂不適用於生存 ◎衣服沒乾	不→100% 沒→100%
後第三階段	◎否定義缺口填補		

以日語時態做為選用原則屬形式上的判定，選擇機制非常單純，因此列入第一階段。否定名詞屬性、否定形容詞屬性、否定能願動詞、否定分類

<sup>51</sup> 各階段正確度預測的做法是，先將語料中結構標示為詞彙化的句數，以及因日語接續詞等語法功能而產生形態變化的句數扣除，得到分母。再將可依該階段教學內容做出正確漢語否定詞選用的句數為分子。兩者相除後得到該階段正確預測度之百分比。此正確度預測為百分比之累計。

<sup>52</sup> 以一般華語中心之季節班班型為標準，三個月等同於 120 個學習時數。

動詞、否定狀態句賓動詞以及否定存在/擁有等六點教學內容，在形式與語義上均屬單純，且為一般學生在第一期(前三個月)就會學到的語法點，因此均列入第一階段。

另外，教師還可以在第一階段，利用「是」和「有」這兩個基礎詞彙，向學生介紹連續與離散的概念，以試著培養學生不依賴規則而能自行判斷的能力。在實際的做法上，可以用「恆常」及「片斷」的觀念來進行說明。由於「是」表事物的屬性，屬性屬常然，是一種性質的持續，在語義上具有恆常義，因此否定詞用「不」。而「有」表事物的存在或擁有，存在或擁有在時間及空間上占有一定的量，並非恆常，有一定的起點和終點。昨天桌上有一本書，但現在沒有；三天前我還有兩萬塊錢，但現在全花光了。因此「有」在語義上具有片斷義，否定詞要用「沒」。利用這樣的方式帶出連續與離散的概念後，再套入其他分用規則，讓學生逐漸掌握語義上的差異，進而做出正確的分用。

其次，否定可能補語、否定焦點、否定比較句、否定完了、否定經驗以及否定動補結構等六點教學內容，在形式上比較單純，但在語義上有些許複雜度，為一般學生在第二期(第四~六個月)會學到的語法點，因此列入第二階段。

再者，否定意志、否定事實/習慣、否定狀態使動動詞以及否定形容詞屬性變化等四點教學內容，在語義上比較複雜，也沒有明確的形式可供判斷，因此列入第三階段，建議在學生學過六個月漢語之後再行教學。日語敘述視點的影響，為日語中特有的語法現象，有很高的特殊性，在語義上也很複雜，因此也列入第三階段。

若依以上三個階段進行對日籍學生的漢語否定詞教學，根據筆者所建立的語料庫預測，可以在「不」和「沒」的選用上，達到理想的正確度。

此外，在各個階段，教師還可以用整合的方式，將該階段針對「不」和「沒」的分用規則，以實際的例句，整理成一篇短文或對話，當作補充教材，以幫助學生歸納學習。

三個階段結束之後，還有第四個階段，筆者稱之為「後第三階段」。也就是當學生程度達到一定的水準之後，可以鼓勵學生試著用各種不同的手段，如，隱含否定義、反義詞或其他否定詞等，來取代否定詞「不」和「沒」，讓語言的表達更為豐富，且更具層次。同時也要注意，不要將日語中的否定詞完全直譯為漢語。像日語中頻繁使用的雙重否定，在漢語中其實用得較少，有時是一種強調的表現，有時又是一種委婉的表現，且使用時多半有它獨特的語用策略，如否定語境中的某種看法，或牽涉到合作原則或禮貌策略的應用(李美慧，2004)。如果全部直譯，恐怕會形成詰屈聱牙的漢語。

具體的做法是，可以根據上述手段，如：隱含否定義、反義詞或其他否定詞等，整理出一些漢日語否定詞無法對應的例句，讓學生從中體會箇中妙處。並設計一些日翻中之翻譯習作，日語原句帶有否定詞，但要求學生不得使用漢語否定詞，而改用其他方法來翻譯。此時教師可適時提供一些提示，以幫助學生揣摩其中的否定義缺口填補機制，進而達到提升語言表達之靈活度的最終目的。

## 第四節 研究限制及今後之研究方向

本研究選用翻譯語料來做為分析的題材。然而筆者在分析的過程中，卻刪掉了許多語料，原因便出在翻譯的品質上。在閱讀的過程中，筆者發現了不少誤譯的情形，尤以國內的譯作最為明顯。這或許與國內的翻譯生態有關，但與本研究之主旨無關，因此筆者也不擬在此多做討論。但以翻譯語料來做為文本研究的第一要件就是翻譯語料的正確度與確實度。然而筆者在選擇語料時，可以就原著選擇知名且夠水準的作品，但對其譯本的品質，卻很難有掌握的空間。

其次，每一位作者都會有自己的文筆風格，這當然也包括譯者在內。對否定詞的使用習慣，也許也會有差異存在。基於這一點考量，筆者已在能力所及的範圍之內，盡量擴大所選語料的廣度及深度。然而這樣的廣度及深度是否已經足夠，或許仍需要接受檢驗。

語法應有解釋及造句的功能<sup>53</sup>。然而受限於時間及人力，筆者在本研究中，只針對解釋的部分進行了分析，卻無法針對所得到的結論，設計一套測驗來驗證造句的功能，以加強分析結果的信效度。或許可以留待日後再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再者，漢語中的其他否定詞，如：無(沒有)、未(還沒)、別(不要)、莫(不要)、甬(不用)、非(不是)、毋(不要)、勿(不要)、否(不是)等，雖帶有其他色彩或語義成分，然而在核心否定義上，還是能大致歸入「不」和「沒」兩類。那麼這些其他否定詞是否也適用本研究所得之結果，也有待進一步之檢驗，或許能更深入地窺探漢語否定詞的神秘殿堂。

---

<sup>53</sup> 感謝鄭良偉先生所提供的寶貴意見。